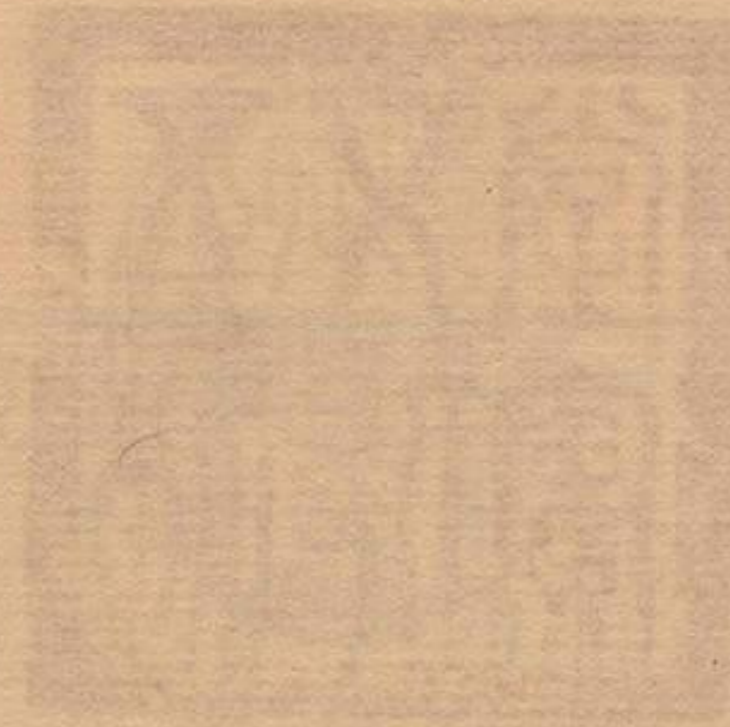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長編

二十七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慶曆元年秋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監古圖記以示諸臣
己酉上謂輔臣曰鄜延都鈐轄張元與本路部署許懷德
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諭若固為此
以來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鄜延都鈐轄知鄜州張元



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師每
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
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

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
者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阻
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

五十七元

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
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
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鬪豈
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
不戰而自弊臣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部署許懷德兼管
勾環慶兵馬環慶副部署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部
署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直
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宜皆發
兵赴援而山路險惡又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由可得臣所
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
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且兵無節制一
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
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于



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然後成功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負無看詳之暇邊陣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所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乃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嘗團立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今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枝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各掛尺籍心薄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關面陳利害如以臣言狂率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之不報 辛亥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時議者或謂西兵未息請罷大禮 上不許 癸丑 上謂輔臣曰古人良將皆能察士卒之好惡而同其甘苦故衆心親附切聞邊臣多執獨見偏裨之屬罕蒙聽納其密諭朕意令將佐日久博議軍政庶下情可通而士樂為用也 王堯

臣又言昨安撫陝西體問得延州鎮戎軍清州山外三敗之
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佐不能守險擊歸而多倍
道趨利方其疲頓乃與生兵合戰賊始縱鐵鷄子衝突繼以
步彘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王帥不思應變以懲
前失之咎也今防秋是時望敕主兵之官常練訓軍馬遠設
探候遇賊入界先度遠近俟立定營寨然後量敵奮擊毋得
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命秘書丞通判同州蔣偕與環慶
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用田况之言也 甲子詔將來南
郊羣臣毋得請加上尊號 乙丑右正言直史館梁適同修
起居注 乙亥中書樞密院言陝西沿邊蕃部歸降者多在
蕃官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內地給閑田以處
之奏可始從田况議也况議在 是月元昊寇麟州 八
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駐泊都監任守信劉拯巡檢黃

力、九十一

八十二之三

正

世寧以兵萬人授麟州 壬午降荆湖南路轉運使太常
博士王達知虔州坐格中書劄子不下也達在湖南率民輸
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蒙獎詔由是他路競為措
克欲以市恩虔州之命既下知諫院張方平又奏達肆情害
物不宜于大郡更徙知池州 皇第三子生母曰朱才人
甲申遣官奏告宗廟是日 上謂輔臣曰昨造一小殿禁中
而有司不諭朕意過為侈麗然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
方造殿藏 太宗御書寺額可遷置之因言朕內寢多以黃
布為茵褥呂夷簡等對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雖聖人
之盛德孰加乎此 上曰偶與卿等言及之非欲聞于外恐其
近名爾 乙酉詔兩制檢閱唐書紀傳中君臣事迹近於治
道者錄一兩條上之從翰林學士蘇紳之言也紳言唐憲宗
故事嘗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圖以備觀覽諫官張方

平亦言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取其可行於今有益時政者
日錄一二條上進茲亦賈誼晁錯借秦諭漢之意也 丙戌
同陝西經略安撫使知永興軍陳執中言賊圍鄜府有大河
之限難於援救且河東一路介于二虜若首尾合而內寇則
其爲患大於關中宜急募敢死士權給禁軍錢糧衣賜不刺
面分隸主將與官軍並用賞宜加等罰宜減科俾之勇奮而
悅附俟賊平願在軍者優與名額欲歸農者免其徭役仍選
大臣爲一路招討安撫使治并州委其節制所貴速於成功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毋得以皇子生復有首獻 罷天下
舉人納公卷初權知開封府曹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
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錄一切考諸詒篇則公
卷爲可罷詔從之 戊子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曾公亮右
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梁適考試鑠聽舉人舉人有試官
五十九

八十二

四

親戚者並互送別差官試鑠聽舉人自此始始用寶元二年
閏十二月庚寅詔書公亮晉江人曾子也 詔入內內侍省
御藥院內東門司取 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
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麟州言元昊以前月戊辰攻圍州
城是月乙酉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距城十五里按軍丙戌
破寧遠寨寨主侍禁主世重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
廩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城中官軍六千一百餘人居民
亦習戰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
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
而士卒復力戰傷者一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刈禾稼
發空藏又徙圍豐州 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
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以按
唐張說嘗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大破

之遂奏置麟州此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哀世有府合即大河通保德并楫郵筒以便府人遂為麟之別路故河關路廢而弗治洎將復之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為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園既又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以污謀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已丑中書樞密院言已發在京神衛等二十指揮赴河北路詔權遣赴并代路以豐麟州危迫故也辛卯知淮陽軍將作少監范諷為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上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又當自服儻內修百度躬節儉如 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為陛下憂也壬辰三司言兵乂屯陝西而軍費不足尤籍天下酒榷之利請較監官歲所增課特獎之奏可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承

六

十一三三三

少

乏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內臣外戚醫官之類遷轉者且二十人大則防團刺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邊陲用兵將士暴露路狂賊有轔凌之勢王師無寸尺之功宜增爵賞以待勲勤矢石之下鋒刃之前以首爭首以命爭命于朝報賞之際未嘗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帷幄密侍肺腑近戚坐受恩寵動霑厚賜至于方伎雜類恩澤過宜伏願審茲威福之柄深計安危之本無容親近妄致干請乞宣諭執政之臣今後即有傳宣內批請非次不正除授必須詳酌事體更奏其或僥求過分宜為條約禁止詔並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中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思所見如左自去歲初降勅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

喧然皆言此時點差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勅旨
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鄉閭必不起
從征戍郡縣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
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搖心恐不自
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
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宣命令止
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貴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
有情願充軍之人日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
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官吏追致之爾竊惟
所差使臣蓋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吏村
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謀之匪
臧或致變生不測茲猾乘釁相激噪聚萬一驚擾更成厲
階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今伏

乞

八十二之三

保

保

充軍即須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
與親戚離訣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
土聚依萑蒲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之有謀乘郡縣之
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定輯此其不便三也今京東西路頗為
飢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
便四也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
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逸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
乏備不困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
營削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已降御札
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
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
規未兆敵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啓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
鄙夫禍起所忽憲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護是

皆始于烏合之眾此不便六也九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
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國
論贊聖謀但以職在諫曹豈敢有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
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裏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
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代更留其半防
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費冬給衣
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籍之爲兵者不惟前冒鋒刃矢石
之難且重去鄉土終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別此其大戚也
今若番休返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休息安業
晉 太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
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
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何在乎畜之營堡而後
爲官軍也又聞于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恐其

五九五

二十二、三

七

保

亂乃密誡諸州郡剋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姦謀相動不復
及之今朝廷既惜強籍之名又爲必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
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十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
用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
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
一逐路轉運司宣命使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
也疏入不報方平再疏力爭之訖不報 乙未元昊陷豐州
知州侍禁王餘慶權兵馬監押三班差使殿侍孫吉指使三
班借職侯秀死之始王公在并州建議乞徙豐州不報不逾
歲州果陷 御廷走馬承受傅季明言元昊寇麟府聞其死
傷者三萬餘人 上謂輔臣曰此謀者非驕我即欲緩諸路
牽制之兵爾可令郵延部署司嚴飭邊備 以契丹歸明人
趙英爲洪州觀察推官賜緋衣銀帶及錢五萬更名至忠至

忠嘗為契丹中書舍人得罪宗真挺身來歸言虜曆以前虜
中事甚詳 知諫院張方平言羌賊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
臣為之統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
空國事邊于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
志控要城寨殘蕩無幾內屬蕃落驅駝向盡鈍兵控銳財殫
刀屈天下靡弊矣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
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略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與責効太輕
然猶示損微塞物論安有權握大眾坐翫寇敵至于覆軍
殺將蹙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自三代
至于春秋列國凡起師旅未有其國君不任戎事者自漢至
唐興兵舉眾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後漢段紀
明征羌十餘年未嘗葺寢訖平羌虜若將帥奮身許國發憤
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陛下何憂百官竊聽輿人之議皆謂前後
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之凡諸邊臣稟令招討司機宜事
會不失之急即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知者不得專其謀
而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
臂指相用首尾相應主眾謀於獨斷通諸路為一家近如麟
府之圍雖非陝西所部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
救猶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遣敕使齎書勸是出偏
師使遙制賊後而逗留立異終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
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今雖僅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未必能
如臂指首尾之相救也若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
計精擇諸路守將人自為功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
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春秋擇重臣巡邊春則量禦備之
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定制器用以待防

秋之政令秋則閱訓練之法蒐補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陞黜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戰守之備但邊城能堅守已足弊賊若將帥各盡用未有不為國建功者也

九月戊申詔鎖廳舉人自今又臣許應三舉武臣兩舉一庚戌鄜延都鈐轄兼知鄜州西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張亢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鈐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為界未果因從元使經度之元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啓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虜騎猶時出鈔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疏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

六十二之三

六

九

十

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虜游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斬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箬之幸利皆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羗方炙羊脾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鄰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棄保塞遁去乃築宣城寨於步駝溝捍寇路 鄜延都監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虜眾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眾 壬子知永興軍范雍請下三司舉官於河東產鐵州軍鑄大錢以助陝西軍費仍罷與元等

處輦致小鐵錢從之 乙卯以權鹽鐵官判侍御史蕭定基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戶部句院王琪並提舉計度江南

東西荆湖南北路鹽酒公事琪言四路民間鹽不足酒課歲

不登請與定基俱往尋復命制置發運使楊告兼計度利害

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

入浸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制置司又言比年

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其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

糴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

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制置司又

置轉般倉於江州益漕船及備客舟以運因請六路五十一

州軍斤增五錢自琪言天禧初至斤增五錢並據本志自是鹽酒課歲增三

十萬六千餘緡 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卞于都市坐於

內降度僧敕內為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止按

文 八十一之三 十 吳

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

付開封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

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初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蒙

正女也嘗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 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

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勿甲中既而有詔

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

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 寶元初青州人趙宇

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為狂真文學參軍福州安置及元

昊反所部弗受遂逃至京師復上書且言劉平勇而無謀必

敗宰相益怒下開封府令府司以在官無故亡法劾宇司錄

陳希亮奏乞取宇所上書付所司治即其言驗不當加責宇

由此得釋劉平既敗乃授宇青州司馬宇復上大衍陣圖及

輿系說七篇已未以宇為環州軍事推官 廣南東路轉運司

廣南東路轉運司

言商人邵保至占城國見軍賊鄂鄰等百餘人羈縻亦在其國

中詔本路選使臣二人持詔書器幣賜占城國主執送賊酋

于闕下餘黨令就戮之始鄰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

告鄰溺死者州以事聞提點刑獄南昌袁抗獨曰是日風勢

趣占城鄰未必死也既而果得鄰於占城 立西知秦州韓

琦復為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上疏曰琦

疏據家傳即在復起居臣二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

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

機制變而但激勸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

立分寸之効以報陛下用之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

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

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

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

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

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

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

平以來沿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之

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龍

竿城監押馬為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敗為美終

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

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

唯無所居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

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屬戶數踰

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切謂若以

見屯之兵為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

內地諸族屬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准

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
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席勝深入關輔根本能
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
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
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
皆利於近而苟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則
不然夫以 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
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眾我寡而為感足境棄
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不而言今鄜延
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
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
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二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
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
五九
五九
十一
十一

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
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
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習有助賊者即會兵
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
能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
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
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
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筭也或曰益
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士兵自有 祖宗舊法在
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士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
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劄圍東兵漸可代還以
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 益州草澤張俞為
試校書郎俞邠人俊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康定初

准詔上書論邊事知州楊日嚴薦俞俞父居三秦識虜形勢宜
賜召問王拱辰安撫西川又稱其才詔令赴闕俞辭以父老
復上書請遣使諭北虜俾與西賊相攻庶可安中國之力并
貽書宰相呂夷簡極陳治天下之要且曰既失之東隅當收
之桑榆夷簡重其言謂俞所上書郭元振不及也於是就命
以官俞前表請授其父顯忠許之隱居青城山前後凡六詔躬
遣卒不起 先是屯田員外郎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
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
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時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
心震恐庫有買馬綵數千旨矯詔賜守卒卒皆東望呼萬歲
賊以為救至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
兵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
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

五十九

八十二之三

十二

四

河內人也 邠州都監王凱者全斌曾孫嘗出雙烽橋染杖
谷遇虜破之又破尾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首三
百八十七級焚蕩驅獲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虜圍麟州
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還虜
猶抄掠道不通以為內殿崇班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
巡檢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虜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
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
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虜潰又斬首百八
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張岳者府谷人
以貲為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夫聖中西夏偽觀察使阿遇有
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方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
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
阿遇阿遇語岳留岳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大轡嚼岳岳引吻

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岳腹而穀岳食不熱
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兒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
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岳馬橐駝乘歸所
虜如故約州將補為來遠寨主手殺偽首領俄易兒奪其甲

馬時年十八名勳一軍天聖自元年至九年不見阿遇子來歸事元昊犯鄜延

麟府進兵岳以教練使從折繼閱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

千人斬偽軍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賊騎方熾

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虜騎充斥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

司事遣已山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

頰岳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疋而還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

南隅陴下賊將登眾囂曰城破矣岳乘陴大呼令兩人持一

人來賊為之稍却眾心迺安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槍晝夜

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于河北圍解城中不乏水以

勞遷右班殿直然賊游兵嘗往來境中數奪饋運以已為麟

府州道路巡檢至深栢塢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

奪兵械馬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岳以計于張元得

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

賊于栢子寨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寨下岳護永誠

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

將乘勝而進賊皆奔潰特改西頭供奉官以為賞薄又遷內

殿崇班賊破豐州將據有其地岳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偽容

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二寨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又有王

吉者麟州通引官州被圍急苗繼宣募吏民通信援言應募

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眾請髮髮胡

服挾弓矢齋糗糧詐為胡人夜繼出遇虜問則為胡語答之

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

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

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除吉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
皇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吉戰若吉
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不虞當
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
虜隊盡死虜死者萬餘人又嘗與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
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爲王吉
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乃喜曰
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間袒而
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彼君
卒無以拒我則成禽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與
張岳齊名卒皆不至顯官 癸酉降并代副部署通判團練
使王元爲左衛將軍陵州團練使鈐轄供備庫使台州刺史

卷一

八十二之三

十五

康德輿爲東染院副使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爲供備庫副使
先是有蕃部也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
怨言或譖也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無以自明乃謀
附賊指揮使張岳聞之召也羅與飲也羅泣曰我豈附賊者
蓋逃死爾岳以告德輿曰也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
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耶岳曰叛者特也羅非
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推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
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惡岳短毀之岳計不得行
折繼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
來也賊果以也羅爲鄉道自後河川入龍峽府州蕃漢欲入城
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
輿與元及懷志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
輦運至境以俟其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

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
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他則朝廷不
悉聞也 太常丞直集賢院田況為右正言 乙亥詔天下
立義倉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
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曰唐正
觀中自王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其實太重至永徽之後自
上戶以降計戶出粟亦復不均今宜令五等已上戶計夏秋
二斛別輸一升隨稅以入水旱稅減則免輸州縣擇便地別
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今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
則義倉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為
飢歉國家欲盡貸飢民則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
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即補官是豈以爵為輕歟特愛民濟
物不獲已而為之爾與夫乘歲之豐收羨餘之入於天下之

四五六

十六

廣為無窮之利豈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
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賑給
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損有
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會議者異同而止於是堪
復上其議 上納之已而眾論紛然以為不便遂詔第令上
三等戶輸粟尋復罷止合上三等戶輸義倉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四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四

慶曆元年冬十月戊寅河北轉運司請調夫修諸州城凡二十一州從之時聞契丹將謀入寇也 知并州楊偕言今雖得強壯者萬恐未可以應敵請益本路官軍六七萬人詔報曰自昔邊防悉用土兵顧訓練何如爾所募強壯若能以時閱習與正軍參用何為不可以應敵邪始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其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罷之明二年乃為節制此時未也當只是運副使議耳 丁亥知并州楊偕言麟豐二州及寧遠寨並在河外與賊接界無及帛斗粟之輸以佐縣官而麟州歲費緡錢百萬今豐州遠寨色為賊所破惟麟州孤

壘距府州百四十里遠在絕塞雖寧遠界二州之間可以為策應兵馬宿頓之地又其中無水泉可守若議修復徒費國用今請建新麟州於嵐州合河津黃河東岸裴家山其地四面絕險有小泉河西對岸又有白塔地亦可建一寨以屯輕兵又河西俱是麟州地界且不失故土見利則進否則固守之蓋舊州勢危而兵寡多屯則糧不繼少則難守所以遷遠而就近非為廢國之疆土也若謂麟州既遷剽壓吾境是不知夷狄遷徙易舉不能以久處設其來居必須耕墾其地我於河西出偏師以撓之彼安能持自完之策哉故臣謂遷有五利不然則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保德火山及嵐石府州沁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財貨利四也方河東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沁河張軍勢利五也

今麟州轉輸東芻芻粟費甚鉅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有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鉅敵害二也道路阻艱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芻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而首面心腹之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水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寧遠寨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况靈夏二州皆唐漢古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 上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為界也其諭借速修復寧遠寨以援麟州 壬辰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 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贖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 太祖 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 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南郊撰儀既引

十一之四

二

范千

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請自今南郊 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位詔可公綽又言郊廟尊壘數皆准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以為看器郊朔天地配位惟用祀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此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尊壘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為鄭氏注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請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尊壘有司每設空器並唐制以并水代明水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一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尊壘從之 甲午徙判永興軍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陝西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公邊招討使夏竦判河中府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二部侍郎同陝西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公邊招討使陳執中知陝州竦

雅意在朝廷及任西事頗依違顧避久之無功又與執中論議多不合皆上表乞解兵柄而諫官張方平亦請罷統帥執中又言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與方平議論略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陝西為四路焉 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管勾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為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管勾汴原路部署司兼知滑州王公為右司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范仲淹為左司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禮部郎中管勾麟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籍為吏部郎中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遭喪者並如兩制例起復時監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姚仲孫請特起復之遂為故事 巳亥罷諸路銅符木契 辛丑詔陝西用

三十一

八十一

三

兵以來本路所入稅賦及內庫所出并留兩川上供金帛不可勝計而猶軍儲未備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 壬寅知諫院張方平又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數出無功濟其凶謀氣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就自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為寇三年雖常得逞然重於舉眾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連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夫夷狄得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業已與大國為仇儻有悔心勢未能自通誠朝廷雖欲招來而非時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者之赦文其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况朔方靈武河西五郡是皆

三土頃自德明以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來稱爲本蕃堆戴欲僭竊位號緣其附順二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遭罹塗炭今親郊禮成慶澤大行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悔之自今夏州或有使人至邊願通奏朝廷毋得遏絕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略勿事殺伐之意揭榜塞上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單使以諭上旨足彰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且賊於其種落自尊大久矣向者求請但欲自稱元卒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吝此虛名遂成實禍陛下若徇其前請加以歲時賜賚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爲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若賊心悍然自恃凶悞不移亦足以驕怠彼情激怒我衆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成怒彼怠賊有自焚之勢成敗可以

爲計矣議者或曰賊自入寇無不尅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見自弱賊肯革心乎臣以爲昔遷賊之爲邊患也號爲驍悍有謀略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數千里而其衆亦大弊方是時繼遷雖不爲六谷所殺勢亦不支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所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繼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爲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况諸戎肯爲助乎今國家處畫邊事守邊益固但得將卒用命財用可濟姑使其來無所掠獲即賊必自窘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於國何損或曰賊雖致懷我心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乎臣以爲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州虜主始遣使議通和俄又其統軍達

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
繼好至今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數
千萬用師以來係纍殺戮不啻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
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戍為害蓋深念此也傾陛下延召二
府大臣尚愚計而施行之 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
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
月丁未朔四方館使昭州刺史高繼宣為恩州團練使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代楊偕也偕算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
以便宜從事四黜冗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
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偕累奏不止乃罷知邢州 詔
江饒池三州鑄錢監鑄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費 右
正言集賢院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嘗被西賊寇

五十一

卷之四

五

鈔無復農作今竭闕中之力耗都內之錢纔可贍延州保安
軍糧芻之費若更供億他路則邦計危蹙可憂臣謂宜以賊
馬所踐無人耕種之地大興營田以新揀退保捷軍馬五百
人置一堡等第補人負每二兩堡置營田官一員令以時更
種農隙則教習武藝以備戰鬪今老弱罹殺害而壯者悉被
驅虜將來縱有歸業皆家資蕩然不能自耕其田土並官為
收買之如願復舊地者以官所種田苗半給之庶幾農田不
荒而邊計可紓也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
價出糶以濟貧民 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即且
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偽官持私書至州須候朝廷處
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甲子朝鄉景靈宮 乙丑
饗太廟奉慈廟 丙寅犯天地於園丘 大赦改元蠲陝西
來年夏租十之二麟府今年夏秋租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

年秋租盡蠲之元昊背惠以來屢求歸附然其欲緩我師專
為譎詐是以拒而弗受况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為之父母
豈不閔傷自今仰邊臣但謹守封疆精練軍伍非因戰鬪毋
得枉殺老幼及熏燒族帳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扞邊勳名者
委中書門下求訪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不限品數賜
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建
令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張方平傳云錄用功臣後許立
私衙賜戟凡九事皆方平建白

京

東密登二州皆煮海為鹽密州場一登州場四南京及兗鄆
曹濮濟單廣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自為市禁民
私販及淄濰淮陽等八州軍皆弛禁遂罷密登歲課第令戶
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
筭如淄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
鹽比是歲給是月梁適自陝西還知礪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

六

六十二之四

六

議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
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宇盛絕漠風沙
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受阻河外非奇將
不能蕪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
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
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固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
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
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以
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
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
無發明今採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
其必行在朝廷以眾議參之擇其可若如無所取乞賜罷罷
其議攻曰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

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纒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

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

騎兵五千千騎延得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更可得七千騎慶自選馬步一萬除官軍外番兵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

彊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

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數以

修公邊城寨巨以民方播事將係官開雜錢計勸令上入

戶以產夫錢散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

侯城寨堅守當留土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

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為驍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

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午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

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堅壁清野以困之小

至則阨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夏置營田以助之如

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接

所用主兵官負使巨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仲青劉德范

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信王達王遇王文使巨中可當一

隊者參於前後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藥李緯楊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

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

為營陣或寨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

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

糴芻粟亦稍足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

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

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

十一廿五

八十二之四

七

一里西南去系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

系遠五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

張宗武譚嘉震王守恩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麟劉兼濟張繼勳

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

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麟府一路

不曾到彼更乞下本如訪問及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

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其議守

曰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

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

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

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

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

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

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

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

之中所在粟積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大寶八年河西收二十

六十一卷之 六十二之四 八

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子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

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

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

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比司使弓手

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

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寨下

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

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如許密部進納萊田以

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負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

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

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

以四十萬眾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

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谷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不能消距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僥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貴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矣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仲淹又言臣近奉朝旨令多方譬畫卒

仲淹奏攻守二議據奏議第九卷未冊奏約和議云二議

今附見未

在十一月內奏

九

張勢續為延州已出兵打金湯寨計會本路同進本路將佐恐賊界併力禦敵延州軍馬所以須至入界內環州都監郝緒於安塞入界輸折入馬由臣不能節制甘俟典憲於理有利害不敢不言臣切見西事以來每遇賊馬併來一路作過則朝廷指揮諸路入界牽制賊勢所獲其微所損頗大只如山外事宜諸處入界牽制內慶州折却使臣軍負兵七千餘人衣甲器械不少今來河東事宜諸處亦譬畫入界牽制內環州又折却使臣軍負兵士四百五十餘人器械未知數目緣軍陣出入前後左右須籍得力將佐分在諸路每出軍陣前後左右疆弱不副遂致誤事臣自到慶州已觀朝廷兩度差除中使督促令譬畫入界牽制臣雖稱未到其如鄰道出遞相計會諸將上畏朝旨不敢不進亦有將佐貪僥倖之功惟務劫掠朝去昏還十度得功不補一敗徒費恩賞邊事

何涯望朝廷深察更不差中使督促諸路輕易入界已附
梁適上奏如賊馬大入須至今牽制必於鄰道抽選得力將
帥軍馬聚攻一處庶少敗事仍起寨城據其要害如此牽制
或可成功如賊至大入則各務靜守養勇持重以待寇至臣
之愚見不出此謀更自朝廷詳酌郝緒世界輪折實錄不書今附見 十二

月丁丑司天監上所修崇天萬年曆癸未詔三司鑄慶曆元寶錢 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范雍為次具政殿
大學士尚書左丞始雍修完軍城或言其非便下詔止役雍
匿詔而趣成之及虜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獨永興不憂寇

修城據本傳附見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直史館同修起居注
梁適同三司放天下欠力具 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
修崇文總目六十卷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其間亦有
謬濫及不字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總目至

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
而誤棄不錄者 韓琦言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
兵眾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
將亡沒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

部署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
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沒者並斬從之 乙未進
封才

人張氏為修媛 戊戌詔次具政殿大學士自今定置兩員學
士三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四

